

之五



穆 钦

彭 湃的故事
罗亦农的故事
陈潭秋的故事
李硕勋的故事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的故事

(之 五)

穆 钦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北京

主 编 石仲泉 陈登才
副主编 沈丹英 呼延南

目 录

彭湃的故事.....	1
“毋忘国耻”.....	2
“赤化”了的教育局长.....	6
农运大王.....	9
百折不挠	15
正气凛然	19
罗亦农的故事	23
走上革命道路	24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31
腥风血雨见英雄	37
陈潭秋的故事	45
爱国青年	46
参加创建共产党	51

不达成功誓不休	57
蒙难新疆	62
李硕勋的故事	66
四川建团	67
学运领袖	70
征战途中	75
战斗在白区	81
碧血洒天涯	86

彭 湃 的 故 事

彭湃(1896—1929),广东海丰人。1918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反帝爱国活动。1921年5月回国,不久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0月接任海丰县劝学所长(后改为教育局长),1922年因组织各校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被撤职。同年6月开始从事农民运动,7月在海丰县赤山创建农会。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当选为会长。同年5月,海丰县总农会扩展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任会长;7月又改组为省农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他是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负责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担任过国共合作的国

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曾任第一届和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出版过《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后任东江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领导海陆丰武装起义，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民主政府。1928年冬调至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8月，因叛徒出卖，不幸在上海被捕牺牲。

“毋忘国耻”

1896年10月22日，彭湃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家每年收入租谷千余石，佃户有一千五六百人，在海丰还经营着一个名为“彭名合”的商号和一个木材货栈，在当地也算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然而，生长于这样一个家庭的彭湃，并没有成为一个“地主恶少”和“花花公子”，而是走上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这与母亲从小对他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彭湃的母亲周凤，出身于海丰公平山区一个贫苦

农民的家庭，小时给人当过婢女，十六岁上嫁给彭湃的父亲为妾。彭湃出生后，彭家共有儿女十人，彭湃排行第三，由于为妾所生，在家备受歧视。十岁那年，父亲病逝，彭湃的教养重担便完全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经常给彭湃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和贫苦农家的悲惨生活，使彭湃从小产生了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对达官贵人、富豪劣绅则充满了憎恶。每当听到母亲讲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敲榨勒索的事情，彭湃就义愤填膺，忍不住大声痛骂。十五六岁时，彭湃被祖父派去收租。到了佃户家里，他看到佃户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妻子儿女，啼饥号寒，忍受着穷困的煎熬，实在无法开口催租逼债，便空着手回家。祖父见他一无所获，便大声地斥责他。彭湃反驳说：“我家有吃有穿，佃户家缺吃少穿，还收他租干什么？”

随着年龄的增长，彭湃耳闻目睹豪绅地主横行乡里，贪官污吏鱼肉人民，广大农民哀哀无告的状况，越来越不满于现实，中华民族史册上爱国志士的英雄业绩，又对他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使他逐渐树立起救国救民的理想。

彭湃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他六岁入私塾，十三岁就读于海丰第一高等小学。1913年，高小毕业，以

优异成绩考入海丰县陆安中学。陆安中学坐落于海丰县城北面的五坡岭。学校后面的岭上有座表忠祠，是海丰县人民为纪念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而建立的。彭湃考入陆安中学后，不仅学习刻苦勤奋，成绩名列前茅，而且喜欢谈论时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他经常和同学们到学校后面的表忠祠去，缅怀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动人事迹，诵读他的千古绝唱《正气歌》。文天祥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深深地影响着青少年时期的彭湃。他决心像文天祥那样，忠心报国。

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彭湃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千方百计地搜集和阅读进步书籍和报刊杂志，并经常与同学们讨论革命问题。在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和革命理想的基础上，彭湃联络、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组织了“群进社”。1916年“五七”国耻纪念日，彭湃和“群进社”的同学们一起，组织了反日爱国的示威游行，给古老沉闷的海丰县城带来了空前活跃的革命爱国空气。

正在这时，海丰县又发生了一场进步势力与封建势力、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激烈斗争。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众叛亲离，行将灭亡之际，海丰县的地主豪绅陈月波等人竟策划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在海丰的爪牙贪官

污吏林干材树碑立传，还要给林干材塑像，放进表忠祠内做文天祥的配祀。彭湃得知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立即召集“群进社”的同学商量对策，与陈月波、林干材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首先在海丰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许多标语，揭露、抨击陈月波、林干材的罪恶阴谋。结果，舆论哗然，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指责陈月波和林干材一伙的无耻行径。但是，陈月波和林干材置舆论于不顾，继续一意孤行。对此，彭湃和同学们又商量对策，采取了最后的“毁像”行动。在陈月波和林干材等准备举行塑像进祀典礼的前一天深夜，彭湃和他的同学们带着工具，绕过岗哨，砍掉了林干材塑像的鼻子，将塑像弄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第二天，陈月波和林干材得知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把哨兵骂得狗血喷头。但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他们只好让人把塑像偷偷地扔进了大海。不出三天，这件事传遍了整个海丰县，老百姓无不为之拍手称快。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讨振兴中国的道路，彭湃于1917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他以极大的热情，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当时，早稻田大学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生组织了“建设

者同盟”，专门致力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探讨和交流。彭湃踊跃加入这一组织并积极参加这一组织的各种活动，从而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1919年，国内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彭湃身居海外，心系祖国，积极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反帝救国运动。他和其他留日的中国学生一起，响应国内的爱国运动，抗议“中日秘密协定”，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巴黎和会”上侵略中国权益的卑劣行径。他与六十多名留学生一起，在东京车站发表演讲，痛斥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的可耻阴谋和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演讲之后，他们又在东京的主要街道上游行示威。游行遭到了日本军警的镇压，彭湃也被打伤。悲愤之余，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了“毋忘国耻”四个大字，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会，表示誓以鲜血挽救祖国危亡的坚强决心。他的一片爱国赤诚，激起了许多青年的爱国热情。

“赤化”了的教育局长

1921年夏，彭湃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不久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彭湃又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海陆丰。他给当地

青年和革命群众带来了一批马列主义书籍，带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新消息，带来了革命的新思想。很快地，他便联络和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进行社会主义研究和革命活动。他首先以各种方式倡导革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21年9月，彭湃在海丰学生联合总会出版的《新海丰》上发表了《告同胞》一文。文中说：“日光、空气、土地，三者皆非人力所能创造而成者；日光则任人自由利用，空气则任人呼吸，至于土地亦当任人自由居住；而竟大谬不然，少数特权阶级田园阡陌，危楼大厦，贫者无立锥之土。然则贫者非至与空气同其比重，游离于空间，总无生存的余地；天下事宁有是理耶！贫者耕不得食，织不得衣，造成屋宇而不得住；富者则反闲游无事，毫无生产，而衣食自足。此无他，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私有财产制度有以弱其然也”。他提出：“共产主义者举社会的一切东西，与社会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无论何人不得私有之；即是从根本上破坏私有财产制度是也。”

1921年10月，彭湃就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开始了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革命的尝试。他利用工作上的有利条件，一方面裁汰顽固守旧的人员，聘请进步人士担任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一方面宣传进步思想，向广

大青少年灌输先进的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他先后聘请了思想进步的留日学生杨嗣震、李春涛和北大毕业生黎越廷等担任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员，同时，革新教学内容，发展乡村教育，举办女子学校，提倡体育运动，等等。这些革新措施使海丰的教育充满生机，广大师生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革命的空气日益浓厚。

1922年5月，彭湃组织全县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游行队伍高擎象征“赤化”的红旗，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高唱彭湃编写的《劳动节歌》，威武雄壮地行进在海丰县城的主要街道，震动了整个海丰。

这次“五一”大游行，极大地振奋了全县的劳苦大众，也使地主豪绅惊慌万状。他们深恐广大穷苦百姓由此觉醒，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便急忙向当时的广东反动当局告状，指责彭湃搞“赤化”，诬蔑他要实行“共产”、“公妻”。5月9日，反动当局撤销了彭湃的教育局长职务，全县各校具有进步思想的校长和教员也被迫纷纷离职。

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革命的尝试失败了，但彭湃并没有灰心气馁。他和其他同志很快便创办了《赤心周刊》，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同时，他经过反复思索，下决

心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农民运动。从此，彭湃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农 运 大 王

怀着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运动，推翻封建的地主剥削制度的愿望，彭湃来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彭湃从事农民运动，也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的过程。

刚到农村时，彭湃按照多年的习惯，衣冠楚楚地到农家串门。但农民见着他，有的认为他是前来讨帐的豪绅，有的认为他是官府派来收税的官吏。尽管他态度诚恳，一心要和农民交朋友，但农民却存有戒心，不肯接近他，甚至有的一看见他，就远远地躲开了。一些土豪劣绅则乘机对彭湃进行人身攻击，散布流言，无耻中伤，说他的教育局长职务被撤，心情抑郁，得了神经病。家里人也反对他，说他的行为会使全家倾家荡产。他的大哥甚至恨不得杀了彭湃。然而，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彭湃选定了道路就绝不回头。他虚心地总结了下乡以来的经验教训，寻找农民疏远自己的原因，终于认识到自己穿戴特殊，脱离群众的症结。于是，他摘下白凉

帽，戴上尖斗笠；脱下学生装，穿上农民服；扔掉胶底鞋，光着脚板；手拿农民喜欢的旱烟筒，用农民惯用的语言和他们交谈。盛夏六月，骄阳似火，彭湃头戴斗笠，走东乡，串西乡，耐心地启发农民的觉悟。渐渐地，农民愿意和他接近了。为了扩大宣传效果，彭湃还精心选择宣传地点。海丰县城东郊龙山的天后庙前有一颗枝叶繁茂的大榕树，郁郁葱葱地遮了半亩地。这里地处交通要道，榕树底下正是来往行人歇脚的好地方。彭湃就在这里展开了宣传发动工作。只要有人歇脚，他就主动上去攀谈，每天至少有四五个人和彭湃谈话，有十多人听他讲演。彭湃还用多种艺术方式吸引农民，有时先表演魔术，有时用留声机放音乐，有时教牧童唱歌，等吸引了许多农民，他再进行宣传。彭湃还经常到青年们爱去的拳术馆去练习武术，通过这种方式与农村青年交朋友。

7月的一天，赤日炎炎，大榕树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树荫下凉风习习，彭湃正在和几个农民亲切交谈，动员他们团结起来，争取减租和免除各种捐款。突然，有一个农民站起身来，用不信任的口吻说：“别说大话，要说减租，先请你们彭家不要来逼我们的旧租。”彭湃看到终于有人敢说心里话了，觉得无比兴奋。农民们说

得完全是实情，做农民工作不能光靠嘴说，得拿出实际行动来才行。彭湃站起身来刚要回答这位农民的话，旁边有个叫张妈安的青年农民抢过话头说：“这话不对，你种彭家的田，彭家如果减租，也不过是你得益，那我们不种彭家田的穷人又怎么办？现在不是求人的问题，而是像彭先生所说的我们能不能抱成一团，跟土豪劣绅们斗的问题。”彭湃听了，上前拉住张妈安的胳膊，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他看到自己一个月来顶烈日，冒酷暑，东奔西走，开化引导，终于收到了效果，农民的觉悟终于有了提高，心里十分高兴。他邀请张妈安和其他几个青年到他的住处进一步深谈。当天晚上，张妈安领着另外四名青年农民应约来到彭湃的住处。一坐下来，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谈开了。他们有的建议彭湃把宣传的时间放在晚上七八点钟农民收工以后；有的主张宣传内容暂时不要排斥神明；有的提出讲话要浅显明白；还有的自告奋勇地表示要陪彭湃一起去宣传。大家一直畅谈到深夜。就在这天晚上，彭湃和这五个青年农民一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农会。这个农会连同彭湃在内，仅有六个会员，而且处于秘密状态，但它却像革命的火种，在贫苦农民中迅速传播开来。

农会成立后，彭湃与张妈安等农会会员立即在赤

山一带开展革命串联工作，受到了农民的欢迎。白天，彭湃和农民一起到田间，锄草翻地，车水挑粪；晚上就到农民家做宣传工作。他用“耕田亏本”的事实启发农民的觉悟。他说，地主一垅田不过值一百元，而农民耕种了上千年，不知交给地主多少租谷。地主白白拿走农民的血汗，实在是不平，应该算帐拿回来。怎样才能拿回来？大家团结起来成立农会，这样就有力量。大家联合起来，通过农会迫使地主减租，那时地主斗不过农会，就乖乖地听话了。经过耐心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农会，海丰农民运动的局面逐步被打开了。

彭湃越深入农民之中，与他的地主家庭矛盾就越尖锐。他的大哥对他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很快就和他分了家，要和他一刀两断。彭湃也乐得这样，因为他早就背叛了他的地主家庭。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革命的决心，彭湃决定把自己所分得的那部分田地归还农民。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彭湃把有关的佃户都召集到他家门口。开始，佃户们以为找他们谈收租的事，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但只见彭湃手里拿着土地契约，语气温和而坚定地说：“乡亲们，你们祖祖辈辈在这些土地上干活，它们早该属于你们了。不是你们欠彭家的，而是彭家欠你们的。地主剥削农民的现象迟早